

# The Thai Amulet

Lyn Hamilton

[澳] 琳恩·汉弥尔顿 著 / 齐宝鑫 李文博 译

## 泰国灵符

考古专家现身说法 / 古文明探奇和谋杀推理 / 场景纵横全球 跨越古今 / 全美畅销4000,000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泰國靈符

琳恩·汉弥尔顿 著 / 齐宝鑫 李文博 译

1611.45

# The Thai Amulet

I 611.45  
27

## 泰国灵符

[澳] 琳恩·汉弥尔顿 著 / 齐宝鑫 李文博 译

Lyn Hamilto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国灵符/(澳) 汉弥尔顿著; 齐宝鑫, 李文博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225-287-5

I. 泰… II. ①汉…②齐…③李…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 第079292号

THE THAI AMULET

by Lyn Hamilton

THE THAI AMULET© 2003 by Lyn Hamilt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ella Pomer Agency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4522

泰国灵符

[澳] 琳恩·汉弥尔顿 著 齐宝鑫 李文博 译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董红红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287-5

定 价: 2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书中讲述者和古代故事中的母亲形象是虚构的，所引古代泰国首府大城府历史上其他人物形象、政治事件和阴谋均是有史可据的。故事发生在1534年到1548年之间。故事中涉及到的现在的时间和人物均出自作者的想象。

## 人 物 表

过去：

蔡拉加，大城王朝的国王  
泰瑞查，蔡拉加国王的皇弟  
思苏戴琛，蔡拉加的皇妃  
约华，蔡拉加和皇妃的王子  
斯森，约华的皇弟  
坤顿·乌瑞旺沙，王公大臣  
查克腊帕，大城王朝的国王

现在：

威廉·比乌坎普，古董商  
娜塔莉·比乌坎普，威廉的妻子  
蔡旺家人：

坤顿·他信，当家人  
旺维帕，他信的妻子  
松原，他信与前妻的大儿子  
娃妮，松原的妻子  
妞爱，松原和娃妮的女儿  
差特，他信和旺维帕的大儿子  
杜希，他信和旺维帕的小儿子  
朴帕潘，他信和旺维帕的女儿

其他：

裕泰，他信家的秘书  
韦柴，他信家的朋友  
朴吉，韦柴的女儿  
大卫·福格森，美国驻泰国的外交官  
罗伯特·斐兹杰瑞，艺术家  
本特·罗兰德，图书代理商  
坦尼娅·塔克，制片人  
普斯特，PPKK 公司副经理  
皮瑞特，威廉的邻居，妞爱的另一个名字

## 感 谢 词

在策划和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那么多人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其中就包括我的姐姐谢丽尔，简，提姆·马拉特，吉姆·波尔克，贝拉·珀梅，还有纳塔莉·罗森斯特因。关于16世纪大城王朝宫廷生活的细节问题，我得益于《大城王朝的皇族编年史》一书，由理查德·D·库什曼翻译，大卫·K·怀亚特编辑。

## 序 言

坤顿·乌瑞旺沙死了，因为我的缘故。我无法承担杀死他的重负。当然是别人动的手。他死了，因为我的告密，因为我那些话告诉了他们。有些时候，明月悬挂夜空的月圆之夜，总能够照亮我内心深处骚乱的灵魂，就像夜晚的阴霾一样，罪恶的叩问几乎将我击垮。但我并不是说我那样做就错了。我知道我说的全都是他犯下的罪恶，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我想是有三件事，搅乱了我的内心世界。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果我再小心一些，或者说发誓自己所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上面，有些人就可能不会死去。第二件事就是，坤顿·乌瑞旺沙是否做过在我眼中只有最邪恶的人才去干的那些坏事，他是否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去引诱过我们这些正义之师，来换取同情之心。第三件事就是，意识到从他的死亡之中，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那是我用毕生精力都无法得到的，的确也让我最大的野心因此得到满足：任职于皇宫之中，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有更重要的，我成了查克腊帕国王最贴身的亲信，最重要

的是，我拥有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如果我们的探子说得没错，明天我们就要和敌人对垒。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我们恨之入骨的敌人，缅甸国王德彬瑞蒂希望趁我们最后几个月政治混乱之际从中渔利，已经带领大军翻越了大山，与此同时我们正遭遇东邻高棉国王劳维克的进攻。我们就要面临四面受敌的危险境遇了。

我当然相信，在英明的查克腊帕国王的率领下，我们自己也因他的楷模作用而士气大振，一定可以打退强敌，大获全胜。但我也可能在战斗中捐躯，即使不是明天这一仗，也不会太久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把导致坤顿·乌瑞旺沙死亡的事件，还有我对于他的死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写进来。

吉 甫

# 1

也许对于某些人的死亡，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并不是说飘荡于昭披耶河<sup>①</sup>上的尸体是我亲手所为。有人更急于采取行动，去做那样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的夜晚，安详静谧的世界却无法抵御魔鬼带来的恐惧和罪恶，我真的怀疑发生的就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吗，那些罪证究竟能否昭示于世人的面前呢？

就是因为想起了这些，我才试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合理的依据，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目标，变得茫然无措，因为在那里我亲眼目睹疯狂的报复湮没掉求生的本能。

Mai pen rai，在泰语中，它的意思是无所谓，没关系。这是一个有着异国情调的发泄愤世嫉俗情绪的说法，类似于“甭操心，只要心情愉快”，对反复无常的生活放任自流，接受现实。这种处世哲学既给泰国百无聊赖的日子带来了挫折、逆流和忧愤，也

<sup>①</sup> 泰国曼谷市区的一条河流，现称湄南河。

带来了一点乐事。但是当威廉·比乌坎普最后一次锁上曼谷是隆路二楼古董店的店门，透射在天文馆建筑体上的身影静静地移动消散，我发现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可能是如火如荼的堕落、罪恶，甚至谋杀的遮羞布，虽然未免单薄一点，却几乎是难以渗透的虚饰。Mai pen rai 意味着没关系。问题是，这对娜塔莉·比乌坎普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对于我，它的意义也许还要重大得多。

我从一名古董商沦为一个杀人犯的帮凶，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被逼无奈，当我在这个俗世上踌躇满志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庸俗之日中寻求新奇的探索。

“你是否对去了东方的人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充满好奇？”那天克里夫·斯恩一边后退几步，端详着刚刚摆设好的墨西哥露台家具，一边随口问道。“那里的气候酷暑难当？我的意思是你每年至少要去两次，劳拉，每次回来都是疲惫不堪，性情也变得有点暴躁乖戾，但也许你这个人的本质还是一点没变。”

“这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关系吗，克里夫？”我一边整理柜台上的发票，一边反驳道。“事实上，那并不是所有事情的关键，不是吗？”

“你还记得威尔<sup>①</sup>·比乌坎普吗？”克里夫问道。

“当然记得。”我回答说。

“他失踪了！”

“我想我明白了。”我反唇相讥。“一名古董批发商去亚洲进货，发了一封电报回来——对，一封电报——给他的妻儿，说他再也不能回来了，我们管这叫失踪，不是吗？”我赌气地用力撞上盛有现金的抽屉。

“应该说那是古老的历史，”克里夫说，“至少也有二十年了。现在他真的失踪了。证据也已泯灭。你知道的，门缝里塞着一封

---

<sup>①</sup> 威尔（W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

邮件，冷藏库里留有新鲜的黏液，就是这样的失踪，他人间蒸发了。”当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一束橙色的光线疾驰向我奔来，顿时一阵熟悉的酥痒感直击我的脚踝。

“说到失踪，”我说，眼睛直直地盯着放置在商店一角的镜子，“你最好到店面的后部去看看，狄塞尔好像发现了有趣的东西。我想我们摆在壁龛里的可爱的翡翠佛陀可能马上也要消失了。那个年轻女士穿的是黄色夹克。”我又补充道。

“噢，她没有动过佛陀，”克里夫说，过了几分钟，“麦金托什&斯恩”古董店的警卫猫咪狄塞尔，站在过道里愤怒地瞪着也许伺机盗窃的小偷退出商店。“我也希望平安无事呀！说真的，劳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大街上摆一张桌子，贴上标签‘商品免费，欢迎选用’。那样将会免去很多麻烦，我们就可以躺在家里睡大觉。当然那样的话我们也就破产了。噢，对了，狄塞尔，干得不错。”克里夫说道，顺手挠了一把那个临时工的下巴。“等我发了财，马上兑现你的奖金。我想对虾比较合你的胃口。不，还是布莱克·福雷斯特火腿更合适，你觉得怎么样？”猫咪兴奋地咕噜咕噜傻笑。

“我敢保证那对她没有好处，克里夫。”我说道。猫咪和我的前夫同时抬起头，满脸诧异地看着我。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认识他们的时间长短不一样，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他们的表情竟会如此的神似，而且无一例外地千方百计逃避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她已经变成一个老而无用的废物，不是吗？”克里夫说着，插了临时工一拳。“我们就当她不存在好了。但不管怎么说，她是要回威尔那里去的，很显然他已经好几个月杳无音讯了。”

“简直太荒谬了，”我说，“我们不是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吗？从泰国寄过来的，不是吗？他好像很确信自己能在那里大捞一笔，好壮大他的生意，我们也想在那里一展宏图，对不对？”

“你是说，被你扔在垃圾箱里的那张明信片上写着‘关于我的尸体’的情况，或者类似的话语，是这样吗？”

“这是事实，”我说，“确实极少有什么能这样激怒我，我讨厌那些游手好闲的父亲大人们置他们的妻儿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跑到国外逍遥自在。但我能确定，那张明信片一定有问题。”

“你从来都不了解在他人的婚姻中会发生什么，”克里夫说，“就拿我们自己的婚姻来说，你也一样。”

“别跟我提这些。”我大叫。

“别提什么？”

“别拿我们的婚姻说事儿。”

“哦，非常正确。既然已成事实，就只能听之任之，多说也无益。还是回到比乌坎普的问题上来……”

“我们必须关注此事吗？我不得不说直到传真事件发生后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家伙。”

“是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我把它搞到手了。”克里夫说着，踱回柜台后面的小办公室里翻找着。

“你指什么？”我问他。

“当然是明信片。”

“你把它从垃圾堆里拣了回来？”我满怀狐疑地问道。

“我想你可能要重新考虑考虑，”克里夫说，“你外出进货的旅行费是很贵的，而且非常辛苦，坦白地讲，威尔真的知道，或者说我猜想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货物在哪里，这可能是个令人惊恐的想法。给你！”他大声说道，认真地盯着明信片。“邮戳已经很难辨认，但我想应该是将近一年之前的。”

“光阴似箭呢！”我不禁感叹。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噢，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也该有三四个月了吧。他可能会交上坏朋

友，”克里夫继续说，“你知道的，在那些灯红酒绿的红灯区，什么乒乓，或者随便叫什么。”

“是帕蓬娱乐城啊，克里夫，就像你十分熟悉的娱乐场所那样。”我反唇相讥。

“你真的不打算再次结束那样的小插曲，是吗，劳拉？”克里夫言辞当中充满悲伤和委屈。“毕竟，我们都已经离婚将近五年了，咱俩也都已另觅新欢，而且还相当不错。至少我是这样的。你和罗布在一起不也很开心吗？虽然他是个警察。更何况，你和我作为合作伙伴也配合得十分默契，甚至比我们离婚之前还要融洽。不管怎样，可怜的老威尔可能正躺在阴暗潮湿的坟墓里，或者腐烂在荒芜人烟的羊肠小道上，也许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我们在这种时候相互指责挑剔总不合适。也说不定他已经被哪个大毒枭软禁起来了。”

“很是恰到好处的悲伤流露，克里夫，”我说，“我只说了一句‘帕蓬就像你非常熟悉的娱乐场所’。至于威廉·比乌坎普，他可能是有意躲了起来，因为娜塔莉·比乌坎普的律师最后一定会追得他无处可藏的。”

“这些我可不知道。你马上要去一趟泰国。”他说着话，摸着下巴上的胡须，语气里还带着我们婚姻生活期间我记忆犹新的谄媚。

“那又怎么样？”我反问道。语气和手势中丝毫没有为他解围的余地，至少我没考虑过这些。

“你去调查一下对你也没有任何害处。我是说，替那位可怜的女士想想吧。现在她已经神思恍惚，即使在他弃她于贫困交加而不顾的时候，她都没有如此羸弱无助。”

“你总是开玩笑，”我说，“但这次完全不像。”

“你只要去跟她谈谈。”克里夫说。

“和谁谈？”

“娜塔莉。”

“克里夫！”

“我想我跟她提过你将要到泰国去。”

“难道你忘了这次泰国之行只是暑假旅行的一站而已？我打算与刚刚相处两个月的珍妮芙，还有她的男友结伴旅游，不仅如此，罗布也要和我们一起前往，这些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的，那个珍妮芙。我忘了你正在扮演刻薄的继母形象。再问一次她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差特。我也不是她的继母，刻薄也罢，慈祥也好，都无所谓。”

“早晚的事，我看得出来。你和罗布确实应该有一个安定的居所，给你们的情侣关系加点色彩，否则它也会变得索然无味的。差特，这是个什么名字？毫无疑问我真的记不住。”

“是泰语。我简直难以置信，你竟然也好意思在男女关系上指责我。”事实上，罗布也问过我多次，问我们是否该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到目前为止，每次我都是顾左右而言他，这其中的缘故克里夫没必要知道。

“是泰语吗？我根本不懂泰语。但对于你来说，恐怕不会比你第一次接触克里夫这个名字的感觉坏到哪里去。他姓什么？”

“蔡旺，”我说，“事实上，我们去了泰国是要和他的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

“蔡旺，”克里夫嘟囔一遍，“珍妮芙的爸爸怎么会想着让他的女儿和一个叫差特·蔡旺的家伙谈朋友。”

“克里夫，你简直无聊透顶。他说他觉得差特是个十分不错的小伙子。”

“这根本不能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吗？”

“其实，罗布和他女儿的男友要同行前往，这是很有关系的，也确实就是事实。而且这实际上是相当鼓舞人心的事情。”

“那么，刻薄的后妈，对你那个毛脚女婿的印象如何？”

“他看起来确实温文尔雅，珍<sup>①</sup>也很喜欢他。很显然，他的家世很好，家教也不错，说起话来文质彬彬的。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sup>②</sup>获得了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珍就是在那里与他相遇并相恋的。差特想回到泰国去，从事公共服务工作，也说不定会因此进入政界。

“他整天乐呵呵的。至少看起来还是很聪明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珍妮芙，他们这点倒很有夫妻相。现在有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也许他们两个人都能帮忙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对他们本人也有好处。这样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接触本国土著人的机会，反正他们早晚要和那些人打交道的。如此对他来说会有帮助的，如果他打算进入泰国政界的话。想必他未来的那些职务，大概也就是做这类事情吧。

“两个月以来，他们背着背包，穿行在东南亚地区。我相信他们已经碰到许多土著人，他们也一定用你所谓的简陋而完全不相宜的言语和那些人交流过。”

“不管怎么说，威尔把他的妻儿弃之不顾，你对此反应强烈，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境况一定十分窘迫——无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本来就应该想到你会想办法帮她找到他的。”

“不要企图利用我的同情心，没用的。”

“我真的没法理解你，劳拉。你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与你仅有一面之交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伸把手帮帮一个你的熟人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根本就不认识娜塔莉。”

“你了解她的全部情况，就算你和她没有见过面，这个小小

① 珍（Jen）是珍妮芙（Jennifer）的简称。

② UCLA，即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缩写，其创建于1919年，迄今有超过80年的历史。

的缺憾也可以马上弥补。她将参加今天晚上的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你是说今晚加拿大古董商协会开幕庆祝吗？一张门票将近二百美元呀。看来，她的经济危机并不像你暗示的那样糟糕。”

“你开始难以自圆其说了，劳拉。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是说，你是赞成她的穷困潦倒应该归谬于他，还是恰恰相反。不管怎么说，她将作为庆祝活动的成员届时出席。”

“在咱们的这场小小的较量中，你已经有好几次难以自圆其说了，克里夫。”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很清楚，什么你根本不懂得婚姻中会发生什么变故了等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你指谁的婚姻？”

“当然是我们的婚姻。”

“克里夫！”我忍不住再次愤然挖苦，“想必她一定分外迷人！我猜得不错吧？”

“这和她长得漂不漂亮没关系。”克里夫辩解道。

“对你来说，什么事情都注定和外貌漂亮与否有关。”我黯然地叹息。

“她确实是个美人坯子，”克里夫还试图做无谓的辩解，“但是……”

“你们好，亲爱的，”莫伊拉·梅勒冲我们打声招呼，跨进门来，拥抱了我们两人。莫伊拉是我最好的朋友，克里夫的现任妻子。

拥吻莫伊拉之前，克里夫冲我投来警告的一瞥，说：“在庆祝活动中和她谈谈，不会让你缺筋断骨的。”

“我觉得这预示着他已经不在人世，不是吗？”娜塔莉·比乌坎普说着，把桌上一个硕大而皱巴巴的包裹推到我面前。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话语的模棱两可，但稍显上扬的嘴唇背叛了她的本意，接着她不自然地打一个嗝。几步开外，克里夫正向一对

年轻夫妇游说那张 18 世纪的精妙绝伦的写字台有着多么无与伦比的价值和作用，那对夫妇看起来显然买不起那张写字台，却摆出一副拼死也要把它据为己有的绝决状。“麦金托什 & 斯恩”古董店售货大厅外的走廊上，庆祝聚会逐渐进入尾声阶段。

加拿大古董商协会，每年秋天的年会开幕晚会是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一切都按照温和的多伦多风格有条不紊地进行。它的一张门票要卖 175 美元，这是富有和时尚的象征，还可以借机追逐名流，开怀畅饮马丁尼鸡尾酒，尽情享用从食物架上自行取来的牡蛎，海吃大啖市里最好的宴席承办人备下的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古董的优先展览权，这些都是保证你的事业蒸蒸日上不可缺少的条件。届时还会有当地的管弦乐队竞相登台献艺。“麦金托什 & 斯恩”古董店是第一次担任展出商家承办此类活动，所以我们十分卖力，以期营造良好的氛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娜塔莉又打起嗝来。“噢，亲爱的，看我多没出息。我只能喝一杯，”她说，朝着举在两肘之间的鸡尾酒高脚杯努努嘴，“或许我可以喝一杯半，但现在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因为我已经感到头晕目眩。不过，这种感觉还真的不赖。谢谢你邀请我出来散心。”

“很感谢你能来。”我下意识地客气起来。说实话，尽管我对她有成见，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个尤物。就如我先前猜测的那样，她是个姿色出众的女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成熟女性，满头飘逸的黑色秀发，异常苍白的皮肤，深蓝色的眼眸，略带法国口音，五官上也能看出法国女性特有的韵味来。她穿的是一身普通的黑色套装，却披了一条别致的缀有丝绸穗状饰物的披巾，用一枚钻石饰针别在身上，便显出了女性的妩媚和优雅来。她太单薄，也许看起来总是筋疲力尽的，但她的魅力和智慧是无法遮掩的。而且，事实证明，她对古董的确很有研究。

“让我们看看这里面都是什么。”我说着，便小心地把包裹里